

试述孙思邈应用风药的学术经验

杨 珊¹, 江 玉², 王 倩², 王明杰^{2*}

(1. 四川省甘孜州卫生学校, 四川省康定县鱼通路 15 号, 620001; 2. 泸州医学院)

摘要 孙思邈十分重视风邪致病, 认为风气不调, 百病丛生, 治疗上特别注意治风的问题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广泛应用风药治疗各科疾病, 形成该书的一大特色。介绍孙思邈在中风、心病、肝病及虚证治疗中运用风药的经验, 并分析风药与补气药、滋阴药、清热药配伍应用的特色及机理, 评述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。

关键词 孙思邈; 风气不调; 治风; 风药

风药泛指祛风之品, 具有辛散升发之性, 如麻黄、细辛、桂枝、羌活、白芷、防风等。李东垣曰“味之薄者, 诸风药是也, 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。”风药既有“治风之用”, 又具“如风之性”, 临床功用甚多。唐代孙思邈擅长运用风药, 其运用风药的丰富经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今药王山北洞保存的《孙真人进上唐太宗风药论》^[1]碑文充分反映了孙思邈对风病与风药的高度重视。在其所著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中均留下了应用风药的宝贵经验, 二书中广泛运用风药配伍组方治疗内外各科诸多疾病, 内容十分丰富, 值得认真总结研究, 继承发扬。

1 风气不调, 百病丛生

在各种致病因素中, 孙思邈特别重视“风”。张仲景在《金匮要略》中尝曰“人禀五常, 因风气而生长, 风气虽能生万物, 亦能害万物”, 还提出“风气百疾”之说, 对风气为患给予了高度的重视。孙思邈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一“论诊候第四”曰“地、水、火、风, 和合成人, 凡人火气不调, 举身蒸热; 风气不调, 全身强直, 诸毛孔闭塞; 水气不调, 身体浮肿, 气满喘; 土气不调, 四肢不举, 言无音声。火去则身冷, 风止则气绝, 水竭则无血, 土散则身裂”^[2]。这是孙思邈在吸取印度医学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病机理论, 认为人体乃至宇宙一切万物均由“地、水、火、风”四种元素构成, 若“四大不调”都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。“一气不

调, 百病一生”, 其中“风气不调”是各种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值得注意的是, 作为“四大”之一的风在发病学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六淫之一的风。这里的“风气”不仅是自然界天地间外在的温、热、寒、凉之风, 也包括“和合成人”的一份常气, 是人体自身气机的一个组成部分, 所谓“风为人身之常气”。“风气不调”不仅是外来的风邪侵袭, 而且包括人体自身气机的失调, 所谓“风大窜动, 则气息冲击”。按照这一理论, 风气不调可以产生“一百一病”, 病变涉及人体多个脏腑组织。因此, 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体系中, 风气病变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。

2 从风论治, 善用风药

孙思邈在临床治疗上十分注意治风的问题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风药广泛应用于各科疾病, 形成该书的一大特色。孙思邈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, 对风药的应用有许多创新性的发挥。

2.1 应用广泛, 功用多端

以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为例, 书中应用风药治疗的病证覆盖了从伤寒、诸风、风毒到五脏六腑及各科病症, 其中既有表证、寒证、实证, 也有里证、热证、虚证, 其功用远远超出了祛风解表的范围(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)。

2.1.1 中风用风药 重视风药, 倡用汗法, 是孙思邈治疗中风的一大特色。卷八“治诸风方”开篇即曰“夫诸急猝病多是风, 初得轻微, 人所不悟, 宜速与续命汤”。小续命汤方下云“诸风服之皆验。”大续命汤方下云“依古法用大、小续

* 通讯作者: mj. w001@163. com, 18980251195

命二汤，通治五脏偏枯贼风”，“效如神”。卷一“诸论·论服饵第八”云“凡人忽遇风发，身心顿恶，或不能言，有如此者，当服大、小续命汤，及西州续命、排风、越婢等汤，……常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为佳。”诸方均重用麻黄、桂枝、葛根、防风、细辛、独活等发散祛风之品以取汗。孙思邈在卷八“治诸风方·续命煮散”方后还记载了自己中风服用风药方的亲身体验，曰“吾尝中风，言语强涩，四肢拖曳，出此方，日服四服，十日十夜服之不绝，得愈”。可见书中所述风药功用是有充分实践依据的。我们认为，风药在中风治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开皮肤之玄府，发表出汗，驱邪外出；而且具有开脏腑之玄府，调节气机升降出入，恢复体内风气常态的意义。明清以来其应用虽然受到各种非议，但是仍有不少医家一直坚持临床应用且收到良好效果。应该说，诸续命汤的学术价值不容否定，孙思邈运用风药治疗中风的宝贵经验更值得深入研究。

2.1.2 心病用风药 孙思邈在心病治疗中大量应用风药。据统计，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治疗心病的方药中风药的用药频数居第三位；在胸痹心痛方中发散风寒药也占第三位^[9]。风药作用不仅仅在于发汗解表，而是利用其味辛能散、能升、能行的特点，起到开窍、升阳气、通经络的作用。

孙思邈认为，风邪是惊悸的主要致病因素，这种认识源于《诸病源候论》，该书曰“风邪惊悸者，是风乘于心故也”；“若虚损，则心神虚弱，致风邪乘虚干之，故惊而悸动不定也”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十四“风虚惊悸第六”载方 23 首，使用风药有 18 首。第一首治心气虚、惊悸善忘、不进食补心方远志汤中除了运用人参、黄芪、茯苓、干姜、当归、麦冬、五味子、大枣、甘草等补益之品外，配伍了桂枝、防风、羌活、川芎四味风药。其大小镇心丸、散诸方中无一例外均使用桂枝、防风、细辛、羌活、秦艽一类风药，足见孙思邈祛风止悸的治疗思想。

2.1.3 肝病用风药 风药具有风木之性，与肝的生理属性相合，故孙思邈治疗肝病尤其常用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十一“肝虚实第三”治肝虚实方剂 11 首，使用风药者达 9 首。其中治肝实热的 5 首方均含有风药，包括麻黄、桂枝、防风、细辛、生姜等辛温之品。在治疗肝虚寒的 6 首方剂中亦以防风、桂枝、细辛、川芎、独活等风药使用频率为高，且常用风药命名，如治肝实热、梦怒虚惊的防

风煮散（防风、茯苓、姜蕤、白术、橘皮、丹参、细辛、甘草、升麻、黄芩、大枣、射干、酸枣仁）；治肝虚寒，目视物不明，谛视生花的防风补煎（防风、细辛、川芎、白鲜皮、独活、甘草、橘皮、大枣、甘竹叶、蜜），风药在方中均占有重要地位。该篇治左胁偏痛久，宿食不消，并目视昏，风泪出，见物不审的补肝散中更有桂心、川芎、独活、五加皮、防风、细辛、菊花、桔梗等多味风药，方中防风、细辛、川芎、独活之类不仅发散风寒之邪，更能鼓舞肝阳助肝之升发条达，促进山萸肉、薯蓣、人参、白术等补益药更好地发挥作用。

2.1.4 虚证用风药 孙思邈补益方中每兼用风药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三“妇人方中·虚损失第一”方 20 首，用风药者多达 16 首；卷四“妇人方下·补益第一”方 14 首，更是无一不用风药。有的方剂中风药所占比重还相当大。如治产后百病、理血气、补虚劳的增损泽兰丸，全方药物 20 味，即含有防风、细辛、白芷、藁本、川芎、桂心等 6 味风药；治产后虚羸劳冷、身体瘦的小泽兰丸，全方药物 18 味，亦含有上述 6 味风药。卷十九“肾脏·补肾第八”治五劳七伤，诸虚不足，肾气虚损，目视_{眊眊}，耳无所闻的黄芪丸，在人参、黄芪、当归、肉苁蓉、石斛、羊肾、地黄等补益药中加入防风、羌活、细辛等风药，体现通补兼施之法，使正气强盛而邪不能留，邪气去而正气易复。

2.2 配伍灵活，组方巧妙

孙思邈在运用风药于各种病证时，采用了灵活多样的配伍方法，下面略举数端。

2.2.1 风药与补气药配伍 孙思邈善于以风药与健脾益气药物配合用于各种气虚病证。如治少气口苦、身体无泽的补胃汤（柏子仁、防风、细辛、桂心、橘皮、川芎、吴茱萸、人参、甘草），以防风、细辛等风药与人参配伍；治心气虚、惊悸喜忘、不进食的补心方远志汤（远志、黄芪、铁精、干姜、桂心、人参、防风、当归、芎藭、紫石英、茯苓、茯神、独活、甘草、五味子、半夏、麦门冬、大枣），亦以防风、独活等风药与黄芪、人参、茯苓、大枣等配伍；治胃虚寒、身枯绝、诸骨节皆痛的人参散（人参、甘草、细辛、麦冬、桂心、当归、干姜、远志、吴茱萸、川椒），以细辛、桂心与人参配伍。又如治脚气的风引独活汤、脚痹独活汤，治虚热翕翕然之五补丸，治肉极诸风

的石南散等均属此类。

2.2.2 风药与滋阴药配伍 孙思邈治疗阴虚热证时,常以风药与甘寒养阴之品配伍。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十六“痼冷积热第八”治热方地黄煎(地黄汁、茯苓、知母、萎蕤、瓜蒌根、竹沥、生姜汁、白蜜、生地骨皮、石膏、生麦冬汁),《千金方衍义》曰“肾气不能上蒸于肺,肺胃枯槁不能滋其化源,而致烦渴便难,故用寒润诸味,润血生津,单取姜之辛以开结滞之气”^[4] 248。又如卷十一治筋实极,手足爪甲或青,或黄,或黑乌暗,四肢筋急烦满之地黄煎(生地黄汁、生葛汁、生玄参汁、大黄二两、升麻二两、栀子仁、麻黄、犀角、石膏、芍药),《千金方衍义》曰“于解利药中,得麻黄、升麻外通经气之结”^[4] 355。再如治精极、五脏六腑俱损伤之虚热、遍身烦疼、骨中痛烦闷方(生地汁、麦冬汁、赤蜜、竹沥、石膏、人参、川芎、桂心、甘草、黄芩、麻黄、当归)主以生地黄汁、麦冬汁、石膏、竹沥等养阴清热,复加麻黄、桂心辛散通阳,发越忧郁,宣通气机,以防寒凉阻隔之弊;若但投甘寒养阴之剂,易腻膈阻滞,酌加辛散之品,以期寒而不凝。

2.2.3 风药与清热药配伍 孙思邈在实热证中也常以风药与寒凉药物配合使用。如治汗不出如温症、唇口干善嘔、乳痈缺盆腋下肿痛之泻胃热汤(栀子、射干、升麻、茯苓、芍药、白术、生地黄汁、赤蜜白丸)之用升麻;治肝实热、阳气伏邪热、喘逆闷恐、目视物无明、狂悸的竹沥泻热汤(竹沥、麻黄、石膏、生姜、芍药、大青、栀子仁、升麻、茯苓、玄参、知母、生葛)之用麻黄、生姜、升麻、生葛,还有前述以风药命名的防风煮散等均属此类。

肝实热证在治疗上主以苦寒降泄,辅以风药辛散,藉以升发肝气,使升降有序,改善病理状态下肝的功能,顺应其喜条达之性,并能防止苦寒降泄太过而患矫枉过正之弊。竹沥泻热汤以喘逆闷恐、目视物不明、狂悸等邪热亢盛所致的神志改变及痰壅气逆为主,所以治疗上以清火为大法,但具体用药上则注重脏腑生理功能上的联系,急则治其标,用麻黄、升麻配伍石膏等寒性药物散上焦邪火,使火邪顺势而发。

3 风药用法,影响深远

孙思邈运用风药的丰富经验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如北宋儿科学家钱乙在《小儿药证直诀》中创制的泻青丸(大黄、防风、羌活、川芎、当归、栀子)以防风、羌活、川芎与大黄、栀子相伍;主治脾胃伏火证的泻黄散(藿香叶、栀子、石膏、甘草、防风)以防风与石膏、栀子相伍,均与孙思邈用法如出一辙。《删补名医方论》论泻青丸云“肝木主春,乃阳生发动之始,万物生化之源,不可伤也。本方重用苦寒之品,以清泻肝火为主,又佐升散之品,以散郁火,寓升于降,是升降同用之法,可使泻肝而不伤肝气,升散而不助火势,相得而益彰,故为泻肝之善法。”王旭高释泻黄散曰“重用防风者,能发脾中之伏火,又能于土中泻木也。”可见孙思邈的用药思想得到后世医家的普遍赞同。

李东垣对风药升发脾胃有独到之见,以擅长使用补中升阳之法著称,其代表方如补中益气汤、升阳益胃汤等。《删补名医方论》论升阳益胃汤云:“羌、防辈为散,不知佐于参、耆中,即为补中升也,近世之医,一见羌、防辈即曰:发散不可轻用,亦不审佐于何药之中,皆因读书未明,不知造化别有妙理耳。”一般认为,李东垣之法源于张元素补脾胃佐风药的经验,实际上早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中已有多处运用,张元素学术思想应当也受到孙思邈影响。

孙思邈运用风药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,本文所述仅是管中窥豹,略见一斑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张世英,曾建华,袁刚,等.药王孙思邈“救封妙应真人玉印”考[J].文博,2005(2):49.
- [2] 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[M].魏后亮,郭瑞华,点校.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1999:5.
- [3] 相宏杰.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治疗心病的方药特点研究[J].济南:山东医药大学,2008.
- [4] 张璐.千金方衍义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8.

(收稿日期:2014-09-20;修回日期:2014-10-30)

编辑:黄健